

烟台故事

悬壶济世民先生

李镇

早些年，小镇上药房、诊所林立，不乏杏坛高手。这其中也有两个妙手仁心的乡医不能不提，一个是泉水庵前“追远堂”的司马懿，另一个是约山亭边“谦益堂”的民先生。他俩的诊所一个居东，一个在西，是小镇芸芸众生的“守护神”。

民先生不姓民，大号李晋谦。因为他行医济世，一心为老百姓服务，大伙儿盛赞他是“人民的医生”，为此，他落得个“民先生”的雅号。

其实，在成为医生以前，民先生是个饱读诗书的文化人，说道起来，他学医属于半路出家。

民先生生于1880年，出身于耕读世家。家庭的熏陶使他很小就有科考应试博取功名的心。6岁开始，他进入村中私塾学习，寒窗苦读，满心期待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不承想时运不济，赶上了1905年9月清政府发布“上谕”，科举考试废除了。这一下将民先生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路给堵死了。

无奈之下，民先生离开家乡，辗转到牟平县城殷实人家当了10年的私塾老师。到末了，新式教育开始推行，这一下，又打碎了民先生的饭碗，他只好收拾行囊悻悻返回小镇家中。

一肚子墨水的白面书生，回归故里总要想办法解决拖家带口的生计问题吧，毕竟满屋子古书不能当饭吃。正在人生路口失意彷徨时，民先生的本家叔叔找上门来，向他伸出了援手。

他这位同宗叔叔在小镇街上也算是个技艺精湛的中医，因年事已高，正为儿女不愿传承衣钵而发愁。叔叔找到他说，大丈夫不能治平天下，就做个扶危救困的医生吧。你满腹经纶切莫荒废了，跟我学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虽说这行当不能让你大富大贵，但解决个温饱不成问题。

其实，那时候的民先生没有更好的人生选择。两人一拍即合，于是，民先生就走进叔叔的诊所潜心学医。

民先生天资聪颖，加上有扎实的文化功底，学起医来自然心领神会。但说背记中医经典“汤头歌”，对有些人来说看着就头痛，但对民先生来讲却易如反掌，顺溜得很。转眼几年过去，叔叔言传身教，倾囊相授，民先生博闻强记，心手合一。20世纪30年代，民先生参加了牟平县医生执业资格统一考试，顺利取得了行医执照。此后，他开始和叔叔一起坐堂行医。

一日，叔叔将他唤到跟前，正色道，我年岁大了，干不动了，你学得差不多，也能独当一面了。咱们叔侄一场，师徒一场，就将这片诊所托付于你。记住

两点：其一，咱们是尚书门第，崇德尚义，切莫辱没了门风，要做一个好医生；其二，中医博大精深，学无止境，要老老实实永远做一个小学生。

从此，民先生正式走上了30年风雨行医路。

民先生的诊所名叫“谦益堂”，取自己名字一个“谦”字，加上一个“益”字，寓意“谦虚谨慎，精益求精”。

年代久远，我无缘见到民先生本人，但我在民先生族人提供的一张照片上见到了他的模样。

这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。照片上，民先生正襟危坐在前面，儿孙们拥立在身后。民先生头戴圆顶帽，身着长袍，脚蹬厚底圆口布鞋，脸庞白皙，双目有神，颌下一捻银须，右手拄一根拐杖，左手握拳自然垂于膝上。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干练，又不失威严。

民先生的同宗族人老李是我的挚友，他是地方资深文史学者，也是小镇西村《李氏祖谱》的修撰人。得知我正在搜集整理“小镇人物志”时，他向我讲述了族人口中的民先生。

我们的话题是从那张老照片开始的。他说，照片拍摄于1946年春天。那是民先生领着孙子出诊时留下的匆匆记忆。

那天，年近七旬的民先生应一位病人家属约请，徒步30多里路去病人家中诊治。看完病后，已过中午，若返回小镇诊所得到夜里。此处距离烟台街只有不到10里远，那时候民先生的儿子在烟台居住，于是，他决定带着孙子到烟台住下，顺便采购一些常备药材次日返回。这样，祖孙三代在锦章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。

老李说，民先生对患者一视同仁，从来没有看客下菜碟。在他的诊所，免费、赊账，甚至赠送路费都是常有的事。小镇的乡亲们都知道，没有钱是可以去“谦益堂”看病的。手头紧，春天看病，秋天收了庄稼再给钱也是可以的。“谦益堂”的“生化汤”和“四消饮”两种方剂是不收钱的。

小镇人还知道，民先生的干儿义女多。这是因为他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。许多得到他治疗后添丁进口的人在千恩万谢后，都会让儿女拜在民先生膝下，认为义父。

不仅如此，关于民先生的故事像小镇之南的辛安河水一样倍倍流淌。

民先生书法铁画银钩、笔走龙蛇，堪称一绝。小镇上许多门头匾额都出自他手。据说，他最早给人写牌匾时年仅16岁。至今，许多人家还保留着他的书法作品，还有人收藏着他开具的处

方单。

当年，活跃在牟平县二区的八路军游击队条件艰苦，缺医少药。战士们患病、受伤找民先生治疗，他从来不收一分钱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，不能收钱。不仅如此，民先生还积极支持3名近亲子弟秘密参加了八路军。小镇解放后，这些事情解密，被人们传为佳话。

老李说，民先生是位平凡人，也是位大善人。有一年秋天，他在大街上看见一位穷困潦倒的外乡人，当时寒风侵肌，那人还光着膀子，上前一问，原来无钱置衣。民先生二话不说，脱下外衣送给了他。

我对老李说，民先生的做法，我在《约山亭诗稿》里曾看到过类似的记载。耄耋之年的尚书爷致仕后返回小镇，看到一对乞讨父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马上吩咐仆人从家里找来衣服送给他们。民先生的善举颇有尚书遗风啊。

老李自豪地答道，李氏家族逶迤而来赓续传承四百年，靠的就是耕读传家、忠厚为人的家风啊。打开《李氏祖谱》，扶危济困、奉亲尽孝一类的故事层出不穷，俯拾即是。

意犹未尽的老李还说，民先生在世时，小镇上“工夫市”里打短工的人都争着到他家里干活。他们说，到民先生家打工从来没被下眼看待，不但工资高，不拖欠，还能和民先生吃一样的饭菜。

见我面露疑色，老李又给我讲了一段“黑白面饺子”的坊间轶事。说是有一年秋收时节，雇工上门，家里人给帮工们包了黑面饺子，自家人吃白面饺子。民先生得知后，阴了脸，生了气，罢了饭，硬逼着家人把白面饺子端给帮工们才肯罢休。民先生语重心长地说，“谦益堂”里没有贵贱高低人，进了门都是平等的。帮工们闻听，异口同声地说，民先生是小镇上难得的大好人啊！

晚年的民先生身染重病，行动不便，无法出诊，只能坐堂，但对上门求医问药的乡亲依然热情招待，有求必应。他用生命诠释着崇高的医德。

1962年，民先生谢世。

老李说，1986年的一天，民先生儿子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。攀谈后得知，那人家里有人生病，他是专程来请民先生诊治的。以前家里老人生病，四处求医无果，最后是民先生治好的。民先生儿子告诉来人，父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。

民先生走了，但他的名字和故事至今鲜活地跳动在小镇人的心里。



往事如昨

冬天的记忆

沐溪

我对于冬天的印象是深刻的。

小时候的冬天，真冷啊，好像一夜之间，树上的叶子就黄了。放学之后，小孩子拿起大人们给做的竹扦，做伴到杨树林子里去穿树叶。我们仰着冻得通红的小脸，盼着有风吹过，当一阵阵风拥着树叶纷纷扬扬打几个旋，落在地上，便高兴地飞奔过去。没有手套，我的手都冻破了皮，奶奶嘱咐看果园的爷爷拿回几个落地的山楂。奶奶把它们放在火炉子上烤，等烤得一个个冒水泡了，就把它们压平趁热糊在我冻破的手上，赶紧用棉布包上。一阵刺痛过后，便会有丝丝的凉。三天过后，伤处便会发痒，再过几天长痂后就慢慢好了。

我很羡慕同学水玲。她姐姐很能干，居然从她家的羊身上剪下羊毛，用她奶奶的纺车纺出了长长的毛线，买点桃红色的染料染好，卷成团儿，用毛衣针给她手织了一件毛衣。

有一天放学后，水玲突然搂着我的脖子在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巧儿，我姐姐给我织的毛衣今天就好了！”水玲的眼睛不大，模样也算不上好看，却因为激动，小脸蛋涨得绯红。我想象着毛衣穿在她身上好看的样子，也为自己没有那样一件毛衣而难过。

水玲家十多口人，她妈妈个头高高的，手很大，擀得一手好面条。每次去，她的眼睛都会笑，让我感到很温暖。她们全家人坐在炕上一起吃面条的场景，到今天我都无法忘记——

她母亲站在灶台前，一碗一碗从十印的大锅里用筷子捞着面条。这是一锅出的面条，热气腾腾带着麦香的味道入碗，葱花、香菜撒上，再加点汤，真香啊！

在寒冷的冬天，外边飘着雪花，劳作了一上午的大人们满身都铺满了雪花，眉毛都被雪染白了。走进家门，哈着热气，跺脚，拍衣上炕，不宽敞的屋子已经被锅里的热气全部覆盖，氤氲里可以看到他们满足的神态。一大家子人围坐一起，每人手里端着一个大碗，那吸溜吸溜的声音此起彼伏，看着就让人眼馋。面汤散

发出热乎乎的蒸汽，朦胧了我的双眼，看得我心里热乎乎的，好想吃一碗。可是，每次水玲妈妈让我上炕吃饭，我都说吃过饭了。小女孩的矜持、害羞，让我藏起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
我妈妈做不出这样的热汤面。那时候心里会想，我要是水玲妈妈的女儿多好，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热汤面了。以至于我长大后，就愿意做一锅出的热汤，我忘不了那股甜甜的麦香味。

又是一个冬天，我要住到乡下农村一个女孩家里。她就要出嫁了，我是她的化妆师。记得那一天，狂风夹着雪花一直下个不停，我们一起坐车去她家，到了站点下车，步行两里地才到。

夕阳挂在西山上，那山尖被雪染白了，给夕阳镶上一道银边，凹凸的山，一道儿白，一道儿暗黄。看到袅袅的炊烟，我们加快了脚步往前赶。

农村人特别实在，问我喜欢吃啥？我说煮一锅芋头和地瓜吧。那一晚，炕烧得滚烫，我们都要坐着小板凳。一盘大葱上桌，地瓜、芋头上齐，我们吃得满身是汗，不知道是家里太热还是被大葱辣的。

外边的风吹打着窗棂呼呼直响，雪又开始下了。我有些担忧，雪铺山路，车轮打滑，那是要万分小心。新娘的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心，他过一会儿便会出去看看雪停了没有。晚饭快结束的时候，新娘父亲高兴地从外边跑进来说：“停了，停了，雪停了！”我们听了，也都放下了心。

那个晚上，我和衣而睡，炕太热，又没有褥子，我很不习惯。半夜，炕凉了，我就把被当成褥子，下面暖和了，身上一阵阵发冷。窗外，雪停了，风却疯狂地咆哮着，我冻得无法入睡……

冬天又来了。邻家的小姑娘穿着漂亮的裙子，坐在大房子里正弹着钢琴。屋里暖暖的，阳光也正好，我感到恍惚：冬天真的到了吗？女孩弹累了，吃着妈妈给她准备的水果、点心。我想，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啊，他们再也不可能有我小时候经历的那些苦与乐了，譬如穿树叶、吃面条、睡大炕……